

傳奇人物胡文虎(下)

林 華 平

與陳嘉庚反目成仇

筆者最近在香港某刊看見胡文虎昆仲過去在貴州捐資興學的善舉，茲摘錄如下：

「貴刊第二〇〇期第九十五頁『胡文虎傳補遺』一文中的『捐款辦學，只捐大門』。我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聲明一下，我對胡先生的過去幾乎一無所知。不過我看過一篇報導：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倆捐款叁仟伍佰銀圓，在貴州省荔波縣創建一所『苗民小學』，確屬事實，茲簡介給貴刊作者參考：

「貴州省黔南布衣族，苗族自治州荔波縣瑶族聚居的瑤六公社瑤麓民族小學，是一所祖國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之間厚意深情緊相聯繫的歷史悠久的民族小學。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有南洋愛國華僑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倆，爲了資助祖國，發展邊疆教育文化事業，解囊捐款，於荔波縣創建一所『苗民小學』，初設於水慶鄉，繼遷瑤六上章寨。捐資爲叁仟伍佰圓(銀圓)。依山向南，建就一樓一底三幢十五間的木樓房，三面環圍，俗稱四合院。內設教室、圖書儀器室

和師生宿舍等。一九三八年春動工，是年冬落成，規模寬敞，建築壯觀，可稱是當時全縣最好的一所學校。

「現在瑤麓民族小學，有公路直達，有校舍玖佰平方米，有球場、操場和圖書閱覽室。原有胡文虎、胡文豹捐資建築的樓房三幢，還完整無缺。

「以上是我抄錄於貴州省黔南文史資料選輯的第一輯，蒙明儒等的『瑤麓民族小學的歷史和現狀』。

「一九八六年黔南州僑辦、僑聯爲慶祝全國僑聯成立三十週年的宣傳欄中，專題宣傳了胡文虎、胡文豹捐資興辦瑤麓民族小學，投資祖國邊疆智力開發之壯舉，黔南人民深切緬懷胡先生們的深情厚意。

「我介紹的情況是屬實的，歡迎編輯先生親臨當地考察。」

我們由此可知，胡文虎做了許多善事，外間人還不知道，這又怎能說他是沽名釣譽呢！

胡文虎的家屬也像他一樣，喜歡爲善。在香港，每逢胡文虎冥誕或忌辰，陳金枝女士和她的

女兒胡仙，都舉辦敬老會，贈送紅包給老人；在農曆年或聖誕節前後，也舉辦濟貧，或分送禮物給各育嬰堂或育幼院的孤兒。這種動輒耗資數十萬港幣的舉措，難道也是沽名釣譽嗎？

辦善事，有時因爲助理人員的疏忽，事前沒有良好的安排和佈置，仍會受批評。像有一次，在灣仔道星島日報門前分派紅包給老人，沒有安放椅子給老人坐，而要他(她)們在街邊排隊，呆站了一兩個鐘頭。我曾請助理人員設法改善，可是他們認爲由於老人太多，沒有辦法，實是美中不足。其實，如能事先借用崇正總會的禮堂，讓老人們坐着等領紅包，不是很好嗎？助理人員不肯動腦筋，因而影響善舉，必須改進。

我寫到這裡，必須以開叉筆的方式，敘述一下胡文虎和陳嘉庚分庭抗禮的情形，和對國家的影響。

胡文虎和陳嘉庚，在四十多年前，都是南洋的紅人。一個是「萬金油大王」，一個是「樹膠業大王」，兩人同樣是億萬富翁。

他們都是福建人，彼此同鄉，雖然一個說客家話，一個講閩南(廈門)話，但是感情很好。

胡文虎由緬甸移居新加坡時，曾是陳嘉庚領導下的福建會館的會員，他還參加了陳嘉庚開設的「怡和軒俱樂部」，並捐了五千元叻幣，發起興建會館。

陳嘉庚在南洋發達很早。公元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四年，樹膠價格未低跌以前，他的事業便已發展到全盛時代，富甲一方，成爲福建僑領中的首要人物。他原本非常愛國，在抗戰時期，曾捐獻許多錢財和物資給祖國政府。他還在福建廈門，獨資創辦廈門大學，又在集美辦了許多中小學，培植了不少人才。

但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春，樹膠開始跌價以後，他便交上惡運，所營的膠園、膠廠、鞋廠等，除了餅乾廠和黃梨廠尚可維持外，無不虧損。其後又發生過樹膠製造廠大火，損失不貲。至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恐慌，乃陷於破產。

胡文虎在星島發達較遲，陳嘉庚的事業由全盛而式微的時候，才是胡文虎初露鋒芒而日益飛黃騰達之時。

胡文虎在星馬只經營虎標藥品和房地產等，沒有插手陳嘉庚獨霸的樹膠業，彼此在商業上沒有競爭，所以從來沒有什麼芥蒂。

可是後來不知怎樣的，在一般無聊的閒食客造謠生事和挑撥離間下，彼此竟然發生嫌隙，其後漸由分裂而至對立，最後更分爲胡派、陳派，各樹勢力，各走極端，彼此積怨很深，形成「一山不能藏兩虎」，殊屬不幸！

陳嘉庚於一九二三年創辦的南洋商報，與胡文虎於一九二九年創辦的星洲日報，互相攻擊，

不斷筆戰。

在商業上，陳家特別製造類似萬金油、頭痛粉和八卦丹的「鐘標」藥品，和虎標永安堂對壘。爲了搶奪生意，陳家曾大事宣傳，凡買膠鞋一雙，便贈送「鐘標」藥品一包，還加送陳嘉庚餅乾一盒，胡家遭受威脅很大，損失也不少。

在加強實力和公共關係方面，陳家有個「怡和軒俱樂部」負責進行，並爲陳派人馬出入和聚會處所。胡家不得不設立一個「威爾基俱樂部」，吸收「馬仔」，和它分庭抗禮。

胡陳兩人原爲純粹的僑商，對政治都不感興趣。可是後來陳嘉庚却變了質，投靠中共；而胡文虎始終擁護自由祖國政府，穩站在自由民主的陣營。陳嘉庚的變質，據說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在抗戰期間，他回國考察，因不滿福建省主席陳儀的省政措施，便連帶也反對中國國民黨和蔣總裁介石；又有人說，陳嘉庚受左派分子煽惑，思想早已左傾。迨中共盤踞了大陸，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的搖身一變，投入北平偽政權，還做過僑務僞官，後來就死在大陸。至於他在星馬剩餘的企業，不久也在不堪虧累之下，紛紛倒閉，終告煙消雲散。

胡文虎在我國變亂中，不願捲入政治漩渦。可是潛伏在「星系報」的野心份子，却從中作怪，企圖利用「星系報」作爲投靠中共的政治資本，中共爲迫使胡文虎和他的報紙靠左，也千方百計，對他施加壓力。例如唆使廣州的幹部，誣指虎標永安堂瞞稅，拆掉它樓頂的招牌，予以查封，並禁止虎標藥品銷入大陸，胡文虎在福建的財

產，包括一間製藥廠和一家報館，也被中共沒收。此外，還把廣州永安堂經理兼星島日報駐廣州辦事處主任蘇濟清（蘇濟時的胞弟）拘捕，判他坐牢，迄今還不知開釋與否？

胡文虎對此，忍無可忍，終於一九五三年演出「星島日報大地震」的一幕，把社裡幾十個中共黨徒和親共份子清除出去，並作了徹底的改組，連社長林露民也被迫辭職，否則該報早就落入共黨份子的手裡了。

關於「星島日報大地震」的經過與結果，筆者將另篇報導，以揭露這被埋沒了幾十年的「舊聞的新聞」大內幕，茲暫不贅述。

衣鉢傳人英年早逝

胡文虎的第三公子胡好，絕頂聰明，最有活力，也最得胡文虎疼愛。他的中英文雖未唸得很好，尚有一點根柢，足夠應用。他那重義疏財、隨和喜客、毫無架子的個性，在在都討人歡喜；而那縱橫排撻、處事明快果決，更顯得他的智慧高人一等。他會把握良好的機會，賺取大量的金錢，也會毫不吝嗇的一擲千金的花錢。朋友如有急難，或有特殊困難，只要不是欺騙他的，幾乎都有求必應，盡力協助解決。因此朋友都說他是名符其實的「好」人。他的結交網非常廣闊，上至公卿，下至三教九流，都有往來，很少人能比得上他。

胡文虎知道這個孩子聰明能幹，所以早就立意栽培他爲接棒人，繼承衣鉢。當他成年後，就教他藥品製銷的技術，商業管理的方法，和怎樣

待人接物等。迨他逐漸長大，經驗稍為老到後，便索性派他做香港虎標永安堂的總經理，擔負起重大責任。

他曾建議他的父親，把香港虎標藥品的推銷，由直接發行制，改為間接代理制。他對父親說，自己發行雖然可直接控制銷路，但代銷的客戶太多，管理不易，收錢也難。派人收賬，既緩慢，又麻煩，且要多花人工錢。如果改為代理制，則將貨品全部交給總代理人後，他怎樣發行，怎樣收賬，都是他的事。我們只要定期向他收取應收的貨款就是了，既乾淨俐落，又免得麻煩。當然我們在批發價上，應打個折扣給他。折扣多少，雙方可以商量，普通是七折至八折，但也有低到六折的。因為人家替我們發行、推銷，要花廣告費，也要賺點利潤，所以必須給予折扣。我們自己直接發行，也有許多款收不到，變成呆帳。又除去收賬員的工資，實際所得也不過七八折，何不就打個八折，找人全權總代理呢？而且在必要時，我們還可向總代理人先收取若干款項，作為押金，這樣便更保無損失了。

他父親聽了，認為合理，便接納了他的意見，授權他去物色總代理人。大家猜他找什麼人做總代理人呢，原來就是他自己。當然出面簽約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密友，也是他所能用的總負責人。他購過了父親，父親沒有什麼損失，但他賺取了兩成折扣後，每月所得的利益便不少了。

他曾對我說：「我如果不是『出術』（即想辦法），光靠父親每月給我的薪水和伍拾元零用錢，怎能够用呢？」

我稱讚他：「你真行，不過要當心被爸爸打屁股！」他也笑了！

胡好能賺錢，也會花錢。我們且舉些例子證明：

(一)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至十月二日，上海經濟督導員蔣經國先生領導「打虎」期間——要撲滅奸商汚吏，肅清腐惡勢力，貫徹新經濟政策——「老虎仔」胡好剛在上海購存了大批私貨，準備運到香港。他經過多方設法找尋船車，準備把貨物儘速運走，免被查獲，而受處分，可是却沒法找到。後來他忽然心生一計，跑到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吳鐵城那裡，向這位世伯說：「家父胡文虎因有急事，要我立刻回港，可否請世伯通知中航，准我包機一架？」吳鐵城不疑有他，當即答應，於是他的物資就運離上海，飛往香港。但到了啟德機場，又被關員找麻煩。他對那些關員說：「兄弟，這批貨你們也有份呀！」於是在財可通神下，一切OK！

(二) 他在香港喜歡炒金炒銀：他通知我們編輯部的同人，凡看見金鈔會起跌的新聞，或是國際有重大的變故，可能影響到金銀市場時，請即通知他，他便會利用機會投注。他賺了錢，雖然不會分些好處給我們，但請飲茶或吃飯，則定不會少，所以大家都說他「識撈」！

(三) 胡好愛好體育運動，特別組織「星島體育會」，內有足球隊和桌球隊等。他肯花錢物色好球員，所以門下「猛將如雲」。他又喜歡和球員或運動員做朋友，常常仗義疏財，解人急難，因此大家都尊敬他。球員有婚喪喜慶事通知他

，他一定送禮，禮金少則伍佰，多則逾千。在四十多年前的香港，這已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有些嗜好多多的球員，沒法過日時，常向他「跋水」(借錢)，他總喜歡先罵他們一句：「×弟，咪咁大使(亂花錢)至得嘍！」然後就伸手入袋，掏一把鈔票，塞到他們的手裡。鈔票多少，他從不計數，其豪爽有如是者。

(四) 從前我們和胡好打桌球，大家事先約定，輸給他一二十元(每局五元)，然後要他請飲茶。到了頤園或英京等茶樓，大家便大嚼大飲，燒鵝、油雞、乳豬，大吃一頓。他看見了，有時會高聲大叫：「喂！大佬，擺命咩，我要破產了！」可是我們告訴他：「跟你飲茶，如果有骨落地，豈不使你吊嘍(丟臉)嗎？」他聽了便又哈哈大笑，其風趣有如是者。

可是他的哥哥胡山和我們打桌球時便不同，他會首先聲明，每局五元，他如贏了，錢照收，絕不請飲茶。結果大家便場場把他打得慘敗！

胡好除愛好體育運動外，也喜歡跳舞，他所花的錢，也以這兩方面為多。我曾問過他：「你在這兩方面究竟花了多少錢？」

他說：「沒法統計，大約至少超過兩百萬港幣」。他生平賺過不少錢，可是由於太好花錢，仍不時捉襟見肘，他在一九五三年隨機喪生後，還欠下別人數百萬港元。其中有借據，並寫明是「虎標永安堂總經理胡好」借的百餘萬元，由他父親代還，但祇寫「胡好」而沒有公司職銜的，他父親則拒還——這是香港的律師教他這樣做的。

胡好英年早逝，對胡文虎真是沉重的打擊，否則他接棒以後，定有一番作為；虎標永安堂和各項兼營事業，也不致在他父親死後不久，便全部垮了下來。

和胡好一齊墮機喪生的香港英文虎報總編輯馮國楨先生，他和我都是中央社的同事。他學貫中西，從前做過中央社的英文部主任和香港分社主任，是新聞界的一流人才。迄今執筆至此，尤不勝悼惜！

辛勤所得遺族敗光

胡好去世後，翌年（一九五四年）九月五日，胡文虎也病逝於美國檀香山旅次，享年七十二歲。他是因血管堵塞而死的。

我們接到電報，立刻通知中央社香港分社，把消息傳達中央，並由鄭彥彥先生報告老總統蔣公介石，請他賜題輓額。輓額接到後，我們把它登在星島日報第一版的左上角，使世人知道胡文虎對國家的忠盡，這也等於告訴中共和那些牛鬼蛇神，要想控制星島日報，那祇是幻想而已！

胡文虎的遺體，在檀香山火化後，骨灰運回香港，長子胡蛟暨許多眷屬，都從新加坡趕來迎靈。靈車過處，居民無論識與不識，都佇立道旁，瞻仰這位傳奇人物的靈車，當時唯有「萬人空巷」差可形容。筆者當時忝為星島日報職員之一，除參加迎靈大典外，至開祭之日，還和同事們前往銅鑼灣大坑虎豹別墅行禮致悼。

其後靈灰運往新加坡，讓那裡的家人和親友祭悼後安葬，一代傳奇人物，從此留下遺愛，供

人追憶！

筆者今年一月，曾與內子同往東南亞遊覽。廿一日到新加坡時，特別前往當地的虎豹別墅參觀，它是胡文虎和弟弟建築的。別墅倚山面海，裡面迴欄曲折，許多七彩的亭台樓閣，都在坡間挖洞，雕塑了很多飛禽走獸和中國民間故事的圖像。例如十八層地獄的魔鬼妖怪，西遊記裡的盤絲洞，白蓮教的肚肚彌勒佛，觀音菩薩以及民間戲劇中的插科打諢等，非常入俗。每天都有許多遊客前往遊覽，西洋人更視為東方的「狄斯耐樂園」。

這座別墅的設施，和香港的虎豹別墅差不多。入內參觀，不收門票，對旅遊事業助益不少，這也可說是胡文虎的遺愛之一。只可惜胡文虎死後，年久失修，大有「鶴去樓空」之感！

除了別墅之外，胡文虎還在新加坡的東陵住宅內，設立一間「虎豹寶石館」，裡面除了有些泥塑的虎豹龜鶴外，大客廳中，陳列了許多玉器，這都是胡文虎生前所收藏的，一般旅遊社，俱把它列為遊覽的節目之一。

有人說，胡文虎曾兼營過我國雲南和緬甸的玉器寶石生意，但我們還沒法找到有關的資料，因此只能在這裡一提。

諸葛武侯（孔明）說過：「創業難，守成亦不易」。胡文虎生前早就料到，家無讀書子，要後人能守成，恐怕很難。因此他生前就先把部份財產，分給妻孥和兩個侄兒，讓他們自行創業，各奔前程。

據說，他分配產業，原則上以泰國曼谷為界

，曼谷以南各地的產業，劃為在新加坡的家屬所有，統由胡清才任董事長；曼谷以北的產業，則劃為香港的家屬所有，由胡仙任總管。

至於虎標永安堂的衣服，他寧願交給老成的侄兒胡清才掌管，而不交給有「花花公子」之稱的長子胡蛟。胡山他同樣不信任，幼子一虎那時又太年輕，都難膺重任。

新加坡的虎標永安堂，是一個企業化的公司組織。它轄下的單位很多，計有永安堂和各製藥廠、星洲日報（其他星系報因地區關係都獨立經營），崇橋銀行和大眾保險公司等。（聽說從前還有置業公司，後來結束了）。各單位的員工，在最盛時期逾兩千人。

胡清才為人老實持重，沒有任何不良嗜好，脾氣又好。他掌握大權，處理永安堂的財務和業務，絲毫不苟。任何人要求挪借款項，他都拒絕，絕不徇情。這可能就是伯父胡文虎信任他的主要原因。

可是胡文虎死後不久，胡家兩房（指文虎、文豹兩房）的太太們和兒孫們，便立刻爭產，除了各自霸佔原有的「地盤」外，對於公有的製藥機構、報館、銀行以及各地的房地產等，都爭奪權益，各不相讓，甚至以合縱連橫的策略，擴大力量。互相爭衡。有些親信和親戚，也乘機插手，想分一杯羹，真是鬧得人仰馬翻「天下大亂」！

當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不知是誰出的馮主意，把虎標永安堂改組為「虎豹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每股星幣壹元。胡氏兩房眷屬

和有關人員，先依照商得協議，分得股份，然後對外發行股票。公司並規定，外人購買股票，每人不得超過壹千股，以示限制。

誰知股票一出，胡蛟認為新股市旺，第一就把所分得的五百萬股，以一元六角左右的價格拋出，佔了便宜。其後，股價即逐步下跌，最低時跌至每股八角，旋且一蹶不振。這時英國倫敦的 SLATER WALKER SECURITIES 投資公司，對虎豹股票發生興趣，即趁機以每股一元四角或一元五角代價，認得胡清才等的全部股票以及許多散股，統計股權，已佔有了總股額的過半數，於是這家「虎豹兄弟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事業單位，包括永安堂、星洲日報、崇僑銀行和大眾保險公司等，都全部易手，胡家也從此失去了大本營。

幸而新加坡政府認為，當地的報紙，依法不能讓給非新加坡公民接辦，強迫胡家應把股票購回。倫敦投資公司乘此機會，提高股價，每股要三塊多錢才肯脫手。胡家的人意見分歧，不肯答應，結果改由一位名叫黃思賢的星籍公民承受，接任發行人。於是胡家的後代，從此便喪失了該報的承繼權。

崇僑銀行易手前後，也發生大風波。該行的總經理李志誠是胡清才的姐夫。他知道銀行被賣後，拒絕承認這項交易。他聯合其他股東，拒絕出售股權；他還罵胡清才變賣祖產，對不起祖宗三代，並當眾打了胡清才一個耳光。胡清才一氣，就出國遊歷。不料在旅途中，竟憤然服毒自殺！後來崇僑銀行雖未賣給外國人，但被大華銀行

收購，也告易手。李志誠最後只能保住崇僑銀行樓上不起眼的大眾保險公司。

胡清才死後，胡氏家屬羣龍無首，變成一盤散沙。各人爲了爭奪或維護本身的利益，仍擾擾嚷嚷，不能寧處。胡文虎畢生辛辛苦苦創下來的事業，於死後不過十餘年，便被遺族敗光。他如九泉有知，恐怕無法瞑目。

胡家「樹倒猢猻散」，很多人都爲之太息！幸而「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胡文虎的後代中，仍有不少人很爭氣，正千思百計，自行創業，拓展前途。作爲胡家老大的胡蛟，他讀過嶺南大學，原想做一番事業，光耀門楣。胡文虎創辦的第一家報紙——星洲日報，便是交由他主持的。該報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日軍侵略新加坡時被沒收，與南洋日報合併，改爲「昭南日報」。那時，他和弟弟胡好等逃返中國大陸，初到漢口，後赴重慶，戰後才回到新加坡，把報紙復刊。他曾起用過李星可等人才，報紙銷路激增，賺錢很多，風光一時。他有了多年的辦報經驗，一九六九年，便自辦一家不屬於星系報的英文東方太陽報，希望可以自立門戶。

到了一九七一年，新加坡發生「五月風暴」，陳嘉庚所辦的南洋日報被指爲左傾，星洲日報也被人密告，指胡蛟接受了中共七百二十萬元港幣的低利貸款，（週息僅爲百分之零點一），先後被當局接管，設立公眾公司，改組爲「聯合早報」，並收購「海峽時報」爲英文午報。這是南洋星洲兩報第二次的合併。而東方太陽報，也因爲編輯人員總辭，乃不得不關門。

這「虎豹兄弟股份公司」易手，星洲日報也易主，後來新加坡政府雖強令以高價購回，胡家不允，乃被黃思賢買下。此外胡蛟和妹妹胡仙，爭奪星暹日報和星泰晚報的管理權（他原任兩報董事會主席兼社長）也敗下陣來。在飽受打擊之後，終於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悒悒而死，享年和他爸爸一樣，也是七十二歲。

胡山是胡文虎的次子，他自香港遷到新加坡後，除了在他哥哥胡蛟被當局指控向中共低息貸款而辭職時，接任過短期的星洲日報社長外，並沒有什麼營謀。聽說他的父親給他的遺產最少，所以很窮，無法振作。

胡好是胡文虎最疼愛的第三子，可惜早死。他從前創辦過星洲和香港兩家英文虎報。現在的香港英文虎報，由他的兒子胡督東接棒，但實際上則是由胡仙小姐輔導和支持，才不致停刊。

有女胡仙再靚奇蹟

胡仙小姐是胡文虎最喜愛的女兒。三十多年前，她以一個對辦報完全外行，也從未外出做過事的閩秀，驟然繼乃兄胡山之後，接任星島日晚報總經理（等於社長。據說胡小姐當時怕當社長，乃取消社長制），許多人都認爲她不會搞得很好。可是出乎意料的，她卻能以兢兢業業的精神，小心謹慎的態度，防制了小人的包圍，遵守父親遺命，堅守民主陣營，把兩報都辦得很好，無論發行或廣告都蒸蒸日上，每年賺了不少錢。如果兩報不是由她主持，而落入左傾分子之手，則情況就恐怕兩樣了。

胡仙後來還接管了他父親在泰國所辦的星暹日報和星泰晚報。這兩報是否也有長足的發展，因資料缺乏，無法報導。

胡仙有了辦報經驗以後，更研究發展，自己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快報」。她原準備他的弟弟一虎前來爭產時，即使放棄了星島日晚報，仍有自己的基地，詎料和弟弟協商的結果，他只希望取得虎標永安堂的權益，星島日晚報仍讓姐姐主持。於是胡仙對於報業，便更有雄心了。

她於一九七二年成立「星島報業有限公司」，六月股票公開上市，認購的總額，不久就超過發售股份的五十二倍多，資金非常充足。該公司是年首六個月的盈利，比前一年同期的盈利一千三百六十八萬九千元，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可見經營有術。

她後來還收購了一份英文星報和一份中文星報，但這兩份報紙都未賺錢，又受到中共的壓力，便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宣告停辦。

現在她主持的星島報系，業務發展非常迅速。她運用人造衛星和電視傳真的技術，把星島日報的版樣，分送至美國的紐約、芝加哥，加拿大的溫哥華，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和澳洲的雪梨出版，因此被西洋人稱許為「可能是世界第一份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報紙」，也認為「這真是世界一種奇蹟」！

她現在除了經營星島日晚報、英文虎報和快報外，並控制數種英文期刊（如亞洲旅遊貿易、洞察月刊等），此外還經營星島地產有限公司、醫療中心、SYNCO製藥廠、星島沖印中心、星

島旅遊社、星島全音（唱片錄音），書店、卡片店以及擁有商業廣播電台和一間錄影帶製造公司的股份等。

不過，香港這個地區，中共經與英國簽訂「聯合聲明」，定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主權，胡仙和她媽媽等，不願意居留赤色地區，已決定舉家遷往澳大利亞的雪梨。她在那裏已購置了樓房，開了一間半中國式的「福滿樓酒樓」，也設立了一家名為 FORTUNE 的房地產公司，準備隨時外移，所以她將來發展的地區，也將完全轉變了。

她的弟弟一虎，娶了一位日本太太，非常能幹，在星洲開了一間很大規模的日式百貨公司，名叫「亞歐漢」，有三處分店，生意很好。因此不必胡仙替他們擔心。

至於她的弟弟四虎，堂弟清德和侄兒督東等都還年輕。除四虎在星洲外，清德和督東都跟隨在她的身邊，祇要能好好予以輔導，使他們能重創基業，光宗耀祖，便是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了。

胡仙現在是胡文虎唯一的傳人，也只有她能守住父親交給她的事業。她奉母至孝，也謹遵父訓，不肯對惡勢力低頭。中共會不斷對她統戰，願意發還她祖家的產業，她都不為所動，的確有乃父之風。

老虎脾氣兩大軼事

寫完了胡文虎的重大事蹟，還想起幾件和他

有關的趣聞，紀錄如下，算是本文的完結篇。

賠錢也得替他銷藥 胡文虎在未發達以前，揹着藥箱走江湖，推銷虎標藥品，受盡各藥店老闆的奚落。

他雖受辱，從未惱怒，可說是修養到家。但不惱怒，並不表示他不懷恨。他像錄影帶似的把各種遭遇，都錄在心裏，希望總有一天，能宣洩了這一肚子的怨氣。

後來機會終於來了，當虎標藥品推銷到大行其道，人人愛用的時候，他就不聲不響的作了報復，使代理虎標藥品的老闆們，縱使沒有錢賺，也不得不為他推銷。

這種情況，是我偶然發現的，而不是任何人告訴我的。

在三十多年前，我和家人仍住在香港九龍深水。有一天，我到上海街中國藥行找鄭老闆聊天。入門後，恰巧有幾個客人前來購買萬金油。客人走了，我隨口詢問這位老友，你代銷萬金油，有那麼多人來買，相信一定很好賺吧？

我才提出這個問題，鄭老闆就立刻怒形於色，大罵胡文虎，認為他做得太絕，「應該生仔沒有屁股」！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代理虎標藥品，根本沒有錢賺，只賺得一肚子怨氣。你猜猜，我賣萬金油一盒兩毫子，能賺多少錢？」

我說：「不賺一半，至少也可賺個斗零（港幣五分）吧」？

他說：「你再猜猜！」

我說：「最少也應有一兩分利錢吧？」

他說：「還是不對。我現在老實告訴你，我賣出萬金油一打（十二盒），才能賺得斗零，即每盒還賺不到半分錢。如果要到灣仔永安堂買貨，則舟車費都要餉（蝕）埋，你說氣人不氣人？」

我說：「那你就不要替它推銷好了，何必煩惱！」

他說：「不代理也不行，顧客到我們藥行來買藥，如果連最普通的萬金油也沒有，以後還有什麼顧客會上門？因此，儘管不賺錢，也不得不嘔氣的替它推銷！」

我至此才恍然大悟：胡文虎已經宣洩了一肚子氣了！

絕不讓員工揩油 胡文虎做生意，精打細算，分毫不肯虛擲或浪費。我在星島日晚報工作了八年，從未見過胡文虎贈送過什麼虎標藥品給同人，甚至在永安堂、香港英文虎報和星島日晚報的辦公室裏，也從未見設置過藥箱，裝些虎標藥品，俾員工有什麼損傷或不適時，可以使用。

許多朋友都問我們，在胡大老闆的旗下工作，福利一定很好。至少在虎標藥品方面，可以獲得免費供應或特價優待。誰知我們如果不會特別「出術」，根本便沒法揩一點油。

因此，有些同事爲了對此事不滿，在偶然頭痛發癢或腹瀉時，都購買二天油，保濟丸、六神丸或濟衆水等服用。用後便把藥瓶、藥包等留在辦公桌上，作無言的「表示」！

我曾問過胡家一位有身份的人，胡老闆爲什麼不拿些虎標藥品，在各所屬機構設置藥箱，以維護員工健康，並藉此向外來參觀的人加強宣傳？

他說，胡老闆和你的想法不同，他認爲公司、行號、報館等不是慈善機構，不應該贈送藥品，也不應設置免費藥箱，員工如有需要，應自行購買。因爲他們既已拿了薪水，便不能再有額外的要求。其次，永安堂各藥廠，一向也沒有列爲宣傳品的藥物，更沒有免費供應的藥品。各單位主管知道老闆的脾氣，所以誰也不願提出設立藥箱的意見。

我說，這似乎不是現代化企業所應有的情況。他說，你知道啦，胡老闆是一個舊頭腦的生意人，思想保守，趕不上時代，那是不足怪異的。

星島日晚報由民國三十八年起，就轉虧爲盈，後來年年都賺了不少錢，可是從未見老闆分過一點紅利給員工，甚至年終分派「濟貧」紅色，也只派給外人，所有員工都沒法同享。我相信星報其他各報，也同樣沒有什麼「福利」可言。

憤怒摔破「麗的呼聲」 胡文虎沒有不良的嗜好，但似乎也沒有什麼良好的嗜好。他對音樂沒有興趣，對於電視更爲厭惡。

大約在民國四十一年左右，有一天下午，我在星島日報編輯部（在灣仔道舊址二樓）裏看報，忽然看見胡文虎上樓來，我立即趨前招呼他。他問我：「林社長（靄民）在社裏嗎？」我說：

「他可能在社長室，請董事長暫時在會客室坐一坐（二樓樓梯口左邊即爲小會客室），我去請他出來。」

迨林社長出來，已遙見胡文虎大發雷霆。接着並捧起原放在茶几上的「麗的呼聲」（香港從前的有線電視的箱形擴音機，用戶申請安裝後按月收費），摔在地上，當場粉碎。林社長趕快上前，用客家話向他招呼，並請問他有什麼事使他這樣惱怒？

他說：「我早就說過，我的家裏和所屬的各機構，都不准裝設「麗的呼聲」，爲什麼社裏不遵守我的規定？」

林社長說：「這不是報社申請裝置的，而是麗的呼聲公司送的，裝機不要錢，也不必付月費。因爲本報每天都替該公司刊登新聞性的節目，因此特別贈送一部給我們員工收聽，表示謝意。」

經過社長這樣的解釋，董事長的餘怒猶未息。

他說：「即使它不收錢，我們也不要！」
林社長說：「那麼我們以後不要它就是了。」

胡文虎勃然大怒，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那時他已差不多七十歲，火氣還是這麼猛烈。我站在旁邊沒有做聲，也不便做聲。後來我還聽見他嘀咕一番，才悻悻然由林社長陪同離去。

他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表現，是身體不適，厭惡嘈雜，還是吝嗇鈔票，怕多花錢？我迄今還弄不明白。（全文完）